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五三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册目次

攻 媿 集(二)

宋 樓 鑰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五十四至

詳校官石中允臣陸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無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梯

謄錄監生臣閻澧

謄錄監生臣俞鳳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五十四

宋樓鑰撰

中興顯應觀記奉教撰

嘉定三年十一月朔制詔臣鑰顯應觀為國家集福之地自建立以來未有為之記者汝其碑之文成朕當書其額曰中興顯應觀記已而宸翰下頒昭回之光輝耀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
卷五十四

千載臣既承命謹拜手稽首言曰百神在天地間昭布森列皇朝咸秩無文非有功不祀其間靈效顯著遠邇奔走者不過數處而護國顯應真君其一也真君崔姓廟在磁州旁為道觀河朔人奉之五百餘年矣靖康中高宗由康邸再使金磁去金營不百里既去謁祠下神馬擁輿舂璽炳然州人知神之意勸帝還轅孝宗誕育于嘉興先形絳服擁羊之夢生有神光燭天之祥此皆其最著者也中興駐蹕錢塘初置觀于城南尋徙于西

湖之濱分靈芝僧寺故基為之祠宇宏麗像設森嚴長廊靚深采繪工緻鐵騎戎卒左右旋戈鉞旗蓋勢若飛動敞西齋堂以挹湖山之秀為崇祐館以處羽衣之流稱其為大神之居高宗脫屣萬乘嘗同憲聖臨幸以丹聖故暗賜金藻飾一新既又三十餘年矣皇帝皇后聿追祖考之意載命興葺復賜緡錢二萬俾都監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明素大師陳永年買田以增齋供之費所以妥靈而錫福斯民者甚至誠不可以無紀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
卷五十四

也竊攷神之所自不知者以為北魏之伯淵其知者以為後漢之子玉雖皆名公而實非也續會要等書亦不詳諦或誤後人唐武德元年置磁州貞觀元年州廢而以滏陽屬相至永泰初始復舊仁宗實錄景祐二年封崔府君為護國顯應公且言府君貞觀中為相州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民為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二年始賜府君之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奉之如嶽祠至是因民之所信嚮而封崇之故詔

曰惠在滏邑恩結蒲人又曰按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德使果為子玉與伯淵安得謂史逸其傳歟元符二年即舊號封王大觀賜廟額政和賜冠冕七年加封護國顯應昭惠王宣和三年郡守韓景朝辭承上命葺治祠曰敷靈觀曰顯應且按舊碑為之記其說略與實錄同又言唐太宗夢得之碑詔入觀刺蒲州河北採訪使因命刑曹曹弋編錄神之靈迹五十餘條傳于世淳熙十三年奉光堯聖旨改封真君然至今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
卷五十四

以府君為號者尤見其本于為令也初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張去為為提舉官傳子及孫延慶復庀此職宣力于觀為多道士初止十餘人今益以衆田止百餘畝今益以廣啓觀門而許士庶祈禱咸有定期季夏六日相傳以為府君生朝都人無不歸嚮駢擁一夕尤為一時之盛孟冬十日又謂為府君朝元之節或云以是日上升禁庭皆設齋醮北人之寓居者是日亦必至焉乾道六年遣使賀金國正旦臣以假吏從行過磁使

介而下相率望拜于驛中蓋往來者必致敬行則先禱于西湖之祠歸則潔羞以謝之臣謹撫其始末之實為記而又播以詩云

惟漢之司農兮著遺愛于桐鄉使葬我于桐兮必他時之奉嘗繫神之仕兮于湓之陽惠及斯民兮久而愈彰擢刺河中兮任河北之採訪生則祠于舊邑兮歿又冢于其旁神之既遠兮雖尊以姓而逸其名神之威靈兮信千載之流芳謂子玉與伯淵兮皆流傳之渺茫獨昭

欽定四庫全書

政權集
卷五十四

四

陵之詔錄兮載顯末之為詳北方之人兮謹廟食而自唐膺累朝之封賜兮誠有赫乎龍光功在社稷兮著明效于靖康神馬乘輿兮實顯祐于高皇始孝宗之方娠兮夢絳衣而擁羊迨震夙之夕兮又神光而發祥啟祠宮之百楹兮繚千丈之周牆儼像設之雄尊兮煥金碧之焜煌仰皇明之臨御兮未嘗求福而專鄉灑奎畫以寵嘉兮聚鳳翥以龍翔前三茅而後太乙兮與四聖而相望肆陰陽而默相兮鞏國勢于無疆上宮掖而下士

民兮藉神休而稽禳偉明神之英烈兮夫豈斂惠于一方願謁于上帝兮掃機槍而殄豺狼吾君將中天下而立兮開壽域于八荒神亦歸其所兮報何可忘

重修太常寺記

禮樂一也舜命伯夷作秩宗典朕三禮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無他言也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及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戛擊鳴球以至鳥獸蹌蹌蕭韶

欽定四庫全書

政權集
卷五十四

五

九成鳳凰來儀何樂之詳也三禮之書樂亦在焉而名書皆以禮春官掌邦禮而大司樂以下屬焉則夷夔之任已歸于一矣為樂設官十餘自中大夫而下府史胥徒凡一千三百餘人其間上中下簪至三百人眠瞭又三百人而舞者衆寡尚無數抑何其備也孔子之時禮樂已缺其觀于周而歷聘諸國志固在于行道未始不切切于二者故問于老聃問于萇弘止以論語一書求之執禮固所雅言而言樂為尤衆至聞韶而不知肉味

且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所感深矣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說者或不知此章之意蓋鄉人邦國所用之外樂歌多失其聲苟聞歌而善必使再歌之所謂和之者又得此一詩之聲矣太史公知之言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豈苟云乎哉自太師摯適齊至少師陽摯磬襄入于海亦多不得其說摯而下皆樂工散之四方夫子謹志之如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五十四

六

有欲用則皆知其所之殆所謂樂失求諸夷者耶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夫人而能知之至于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烏可不求其故哉今又幾二千年禮既多廢樂尤失之皇朝累聖非不講明所謂禮者尚可求之簡冊一時鉅公樂樂甚盛卒不可復古蓋其本已亡矣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秬黍之末為可數也近世陳氏兄弟禮樂二書流傳于世禮尚可攷樂亦名與器而已耳高宗嗣歷庶事草創而卿列不以一日廢迨駐

蹕錢塘以法惠僧寺東偏隙地為教令所又街之東則為容臺尚不足以盡設禮樂之器遇閱習則列宮架于法惠寺中紹興三十一年少卿王公普始請易地會教局中廢遂遷焉中為寅清堂耽耽夏屋于是為稱法惠既廢為懷遠驛又以為臺諫官舍教局再建于寺之舊處而容臺不移于今五十年矣梁棟墮圯日有覆壓之虞卿少久闕嘉定二年崇慶張君鈞為主簿已數其不可居既丞冑監又轉而丞于此時司農太府俱舍舊以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集說
卷五十四

七

趨新或謂亦可遷矣君曰此禮樂之司庭宇宏敞位置崇嚴不應輕棄矧盜泉勝母古人所避不若因而增葺之請于朝度材于天邑凡而叢費取其貲而親出納之都下之煩未吏曹之謾欺一切痛革之手賦工直察其勤惰惰者至執扑以扶勤者或醺酒以勞百堵皆興眾役競勸始于三年之仲冬明年三月八日告畢用工三千五百有奇而內外堅鞏丹堊輝華于舊有加而無不及觀者駭歎謂工于營私者未必如是之敏且辦也發

地得泉石刻名曰觀音且曰飲者可以愈疾猶是法惠之舊濬而澄之泉甘且冽結亭其上扁以汲古皆不在調度之數宜其大有不足而反因撙節之有方餘錢三十萬歸之府中而寺有勲臣畫像及書籍歲久脫落又欲為一碑未能也府帥將作監王君柎復以為助今皆如所圖不愆于素而求記于余余自念老矣宣復為文頃歲嘗叨簿正博士少列之命三以家諱而改除終不得進退周旋于其間茲喜寺之新因君之請又欲以平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五十四

日所聞者自見故弗辭君飽學工辭章沈默靜重號蜀士之秀而克勤小物乃如此漢之什邡劇邑也辦治有餘力今日葺理官寺朝論翕然稱之每言前後同僚協力以躋登茲不自以為勞其言曰今之天下雖不易于為而于其尚可為之中卒至于不可為者意其無不息之誠且不能克是心以往故也君之所存者如此宜乎見諸實用者有此也寺無他碑乾道七年黃公鈞為壁記謂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于聖賢之道遠矣惟

儀與器又皆因陋就寡寢非六經之故蓋嘗誦其言而歎息今鐘鼓玉帛具在而官寺又備矣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者可不求其彷彿于古者乎

台州社壇記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委蛇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步步為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壇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圯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五十四

頽垣成蹊莧牧無禁淳熙己亥正月宗正寺丞沈侯被選來守仲春行祀愀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于煨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按圖籍斥地之舊繚以周牆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仆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壇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為壇壇之高二尺有半又為燎壇于風師之東南壇外稍高于諸壇于是悉倣

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為視饌待事之所
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齋潔之地其途北出表以二柱
中建臺門嚴闕鍵以守之作于六月朔旦又六旬有七
日告成靡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
肅然始知有地主之敬侯命鑰書之鑰聞古者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廩廩乎循良
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
間有鬱攸之災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于神無所

欽定四庫全書

政壇集
卷五十四

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
佩琮琤豆籩靜嘉神貺昭答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淑民
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
而致力于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
興人

澧陽樓記

紹熙四年三月戊寅澧州澧陽樓成于是太守王侯承
甫以書屬余為記且曰澧之為州始于開皇後雖廢置

不一而柳河東謂自漢以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
則在唐已為名郡國朝建隆四年始脫僭竊之餘而為
王土乾德二年始隸荆湖北路東接洞庭西連施黔武
陵在其前江陵在其北為湖廣之孔道承平日久戶口
滋蕃歲輸米以斛計者十五萬養禁旅至三千有畸盛
矣建炎之末妖民弄兵倡亂加以劇寇一再攻陷民居
官府蕩為埃煤因以饑饉幾無噍類蓋六年而後定翦
除榛棘招集流散僅復城郭之舊今六十餘年矣米輸

欽定四庫全書

政壇集
卷五十四

猶不及盛時十一屯兵百餘人而郡治尤偏小黃堂之
前重門相去不能尋丈外逼郡城又有酒壚相直纔于
東偏啟一門以通出入心竊隘之訪諸故老或曰酒壚
之後舊為城門兵燹以來閉塞至今倘闢而新之郡之
氣且伸吾民其庶幾乎士民援以請為告于部使者始
作新門酒壚既遷斷其故基則古甃宛然言益有驗節
費以為資募民以供工官吏勸趨日以就緒外鑿城雉
上建華屋即前日之外門為儀門而撤其舊于是治事

之廳始得軒豁寬敞而前無蔽障得以挹蘭江之秀俯
仙明之洲經始于去年之十二月庚申至是訖工合樂
以落之氣象煥然頓還舊觀不敢自以為功也要不可
以不紀余因為之太息曰今之為郡者或能以廉白自
喜則于營繕之事一切置之恐以擾民而招謗不問其
事之當為與否也前後相承謂非吾責若此樓之于澧
陽是可已乎余與侯世有道義之好又為世姻侯之兄
弟皆承清白之傳侯里居時恂恂然一長者而莅官遇

欽定四庫全書

攻瑰集
卷五十四

三

事人有難及莆田劇邑談笑辨治茲試彫郡謂將日不
暇給而能振起固陋興五紀之闕典開一郡之眉目是
可記也又攷之地志是邦有浮丘子採藥之仙蹤李羣
玉讀書之遺跡又楚之申明以忠孝著晉之車武子以
學術顯皆其郡人也先是層城橫前重局壅底士氣亦
因以不揚是役也豈惟于陰陽家之言有利于郡其必
有秀士為時而出者侯于是時勤撫以致其庶尚儉以
益其富闢庠序以教之後來者又能繼此將寔復承平

之盛而賢能以興實自侯發之侯名正功四明人承甫
其字也

真州修城記

真之為州未遠也自唐永淳中始析江都置永正縣南
唐為迎鑾鎮皇朝乾德二年升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
以聖像一鑄而成遂以名州而實當江淮之要會大漕
建臺江湖米運轉輸京師歲以千萬計維揚楚泗俱稱
繁盛而以真為首中興以來不復置發運使而山陽通

欽定四庫全書

攻瑰集
卷五十四

三

泰之鹽沂江而上商賈輻湊猶為淮壖大郡佛狸之駐
瓜步近在六合之境逆亮之至瓜州去此無數十里郡
居二者之間故亦再罹兵禍朝廷以保障之未固屢飭
守臣築城鑿池以為設險之計林君伯成興役于前及
四百餘丈鎮江游奕統制郭君超繼之僅八百丈雖務
欲速未底于成嘉定二年八月諸軍糧料院潘君被命
出守當兵荒饑饉之餘幾不成邦既屬以勞來安集之
政又以城築委之君自下車愛民如子手自摩撫左餐

右粥加以醫藥呻吟疾痛不翅切身之苦視人之饑眞若由己食寢為廢此意孚乎上下通于幽明斯民感悅頓有生意和氣致祥年穀順成飭農通商寢復舊觀乃大肆其力于斯城因前功而增築之合四百六十餘丈基厚六丈上居三之一可列七騎高二十二尺浚濠五百餘丈閭者至一十五丈深稱之女嫫易土以甃凡鵲臺礮臺武臺角臺鸞城馬面等甃結堅緻金湯之固歸然與維揚相為長雄足為邊庭之壯觀既又興造葺修

欽定四庫全書

攻燹集
卷五十四

十四

自儀門黃堂凡官府公宇大小二十八所合為屋二百二十六楹郡之内外為之一新朝家以緡錢十萬米七千斛庾費而所用不貲不復有請惟以椎酤之餘及撙節用度以充之斯已勤矣郡之井市與漕臺皆在城南大江之濱議者欲如瓜州之城初為兩翼自城到江以蔽遮之事重費多未易驟舉余追記未冠時侍親泊江干登鑑遠亭訪之居民指其前曰頃有閩市悉墊于淵江外有沙洲數十里雖隔皇天蕩之風濤而激水北來

相侵未已不數年間之宦游者則鑑遠亦為壑矣是知兩翼之城不至江濱則不足恃岸既善墮不知所止又何恃也將為久計則更宜詳處而審訂之抑又聞合肥之城自乾道修築歲歲增葺工費不可數計竹木灰甃出于帥漕二司而工役則又金陵戎帥任之以躋登茲山陽歷陽大率類此今是邦城郭雖就而方有兩翼之議又前者林郭二君之所築已多隳圯尚須隨處補苴又別儲二萬緡豫為後日不時之備繼此者當知今日

欽定四庫全書

攻燹集
卷五十四

十五

之艱難益加不測之防則當與揚廬和楚嶺薛相貫而犄角之勢固矣惟潘氏自紫微舍人以風節名一世君之二父以從子被賞延俱為時吏師先正柯山使君能輕財重義君實似之自其幼年躬行孝謹篤志問學有不可解于心者行矣而著日進未已嘗宰崑山去之日無以續食及倅京口以荒政自任民以父母稱之今則江之南江之北草木亦知君名制帥既以治最上聞士大夫公論莫不以為循良之冠君則退然未嘗自足也

使守邊者誠心體國皆能如君何有北顧之憂哉官僚以郡人公言求記為書大槩尚勉其成云君名友文字文叔婺之金華人

奉化縣學記

四明六邑奉川為大號難治然俗尚氣而服義秀士尤多治之得其道非難也神文在位郡國始建學張文定公方平謂庠序俶落乎睢渙嗣音乎郊廓而是邑舊記謂相國清河公士遜出鎮秣陵為推輪之始蓋寶元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五十四

六

秘書丞于君房為宰以石夫人之廟為縣學自為之記云然且曰願以奉川為縣學始亦可以知吾邑儒風之興舊矣宣和中周君因徙于邑治之東面勢益勝未幾舍法罷廢為亭傳又遭弄兵者燬焉紹興九年榮君彝復新之于今五紀棟宇寢壞圯陋不可復支永嘉宋君始至謁奠顧瞻廟像愀然曰教化根本之地不振如此何以示斯民之欲謀焉未遑也財用之空乏期會之迫遽固已不勝其應而連歲大祲愈不暇給政成欲去介

欽定四庫全書

文獻集
卷五十四

七

介若不滿邑士汪君汲素好為鄉里義事聞之謂其弟份曰是吾曹責也不待勸率不謀于眾以身先之首創大成殿增廣舊址不日而成一木一瓦皆不苟設必欲堅緻宏敞為久遠計重立先聖先師十哲之像儀兩門廡以次興作前有墨池濬而廣之方正清深冰壺澄澈南山千尺倒影其中輪奐翬飛照映江縣為費不貲曾無吝色乃季夏戊申宋君率僚佐士夫釋菜學宮用以揭虔妥靈觀者如堵驚嘆贊美以為前此未有而民不知役也于是里中善士董安嗣徐如松等三十有二人爭趨競勸相與再建駕說之堂挾以直廬傍列諸齋庖湊詹廩器用畢備凡為屋四十楹又以去歲始有自右學登科者為闢射圃以勸方來舉梁之初屬鑰為之父今既崇成又託以記鑰世居奉川高祖正議先生教授邑中寶元學記預名刻石尋掌鄉校前後幾三十年始為郡人然五世皆反葬境內區區封邑猶不敢捨辭不獲命敢告于里人曰令尹洎諸賢所以惠吾邑者至矣

自爾必能相勉以學相高以文躋儒科登膺仕使吾邑簪纓日盛為四方榮觀則今日之舉斯為稱矣然孟子有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是殆與今人論學之意不同何耶孔子之教人亦必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蓋庠序所以申孝悌孝悌之義明則老而負戴于道者少者必從而代之以此為庠序之效不為利祿地也誠能因今之學行古之意月書季政不害進取而父兄之告語師友之講習率以孝悌為先此義既明則凡學于此者施于家則為孝子順孫出而仕則為忠臣良吏踴躍濟濟化及里閭寢有不負戴之風幾于一變而至道者將以此望吾黨之士豈直為是觀美而已哉宋君名晉之字正卿惻惻無華三為邑長皆以儒術飾吏事首欲興學迄于有成邑人紀之實錄之同年生也

安慶府修學記

舒本羣舒之地于今最為佳郡瀟皖之勝欲游而不遂

見從宦擁麾而之馬者輒企慕如登仙然嘉泰二年嚴陵詹侯下車以寬明之資臨淳古之俗平易近民因其俗而施之政未幾坐以無事願謂僚屬曰官府俱飭而黻舍不稱茲不可後乃即其舊而增葺之學始建于紹興八年中更繕修歲久圯壞以某年庀工至某月日訖役煥然一新郡人謂役不及我而躋登茲願有以紀之教授王君君玉度以書來余與詹侯俱壻王氏而侯為尊行知其賢有年矣以西樞之子謙厚廉介所至有聲績而飾以儒雅澄江既以政最舶使尤著清節謂文翁興學于蜀變巴夷如鄒魯翁實舒人尤敬慕之故未暇他事而首屬意于庠校可謂知所先務矣舒之人將何以報之侯非有望于報也惟爾父兄相與率其子弟益進于學亦因其淳古之習而文之以儒術不必以取科級之多寡為輕重文翁既祠于學如漢大司農朱邑以一嗇夫而遺愛傳于千載周瑜以文武才略獨步江湖間其名尤高皆郡人也誠使異能之士間出為國家用

如前數公豈非侯之望于斯郡者尚勉之哉

黃州貢院記

黃岡東南佳處也大江東下赤壁西峙武昌夏口鼎立相望其在皇朝王蘇二翰林一以州馳名一以坡自命皆千載傑特之偉人竹樓雪堂既壞復葺風流文獻至今增重近時郡太守博士皆不輕其選秀士亦彬彬出矣建炎兵燬以來秋賦多附他邦乾道七年始試于州而因陋就簡寓貢闈于庠校三載必一毀撤既非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五十四

三

作士氣而學宮寔以頽靡州人病之嘉定二年四明高君仲遠來守承開禧兵戎之餘日不暇給首謁夫子廟嘆其弗葺已甚未遑他務與教授李君宗勉飭而新之廊廡齋舍以次興立而大比又近不可復蹈前轍亟相與謀得驛舍遺址鳩工調度分委僚屬創貢院五十餘楹庀工于二月丙寅訖役于五月己丑重門正廳攷試分位左右長廊庖湢吏舍備具嚴整費緡錢五百萬米二百斛悉出于撙節之餘民不知役工不告勞而八十

五年之闕典一旦復興父老謂承平殆亦不及士類歡

奮起象振發且請記之仲遠與余有中外之好相與素厚以書來委且曰去中秋才月餘願即為屬筆以慰千里之望余為之欣然且曰仲遠長余一歲恂恂似不能言與人語如恐傷之月評以長者稱兩乘貳車而後試郡撫字固所長不謂振起事功敏辦如此高氏蓋名家也高宗皇帝中興初駐蹕錢塘始建太學妙選師儒先侍郎首為國子司業豈惟文行經學足以表率士林馳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五十四

三

名京師規繩具舉未幾車駕幸學擢貳儀曹至今四海尊仰之仲遠其次子也居家孝友恪守家法故為政彫郡知所先後士子尚勉進學業以稱使君期待之意使人物聲望與江山相高二翰林有靈實寵嘉之仲遠名得全朝散大夫云

建寧府紫芝書院記

建寧當閩浙之衝是為孝宗皇帝龍潛之舊雖宦游不得一至其地聞其山川聳秀武夷諸山皆非塵境蓋八

州之門戶也鍾為英傑古今相望士夫多挺挺尚氣節
秋賦動踰萬數薦送率八十餘人儒風最盛學有生徒
三百分十二齋猶不足以容之今郡侯寶謨閣直學士
諫議李公鎮臨以來治行稱最百廢具舉功利及物不
可以數計周知而尤篤意于教養顧瞻府庠悉加葺治
猶以為未能甚稱樂育之意謂晉范甯之守豫章大設
庠序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心實慕之乃捐俸錢三千餘
緡度地于學之東西兩隅廣為四齋鳩工于嘉定三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五十四

五

仲冬朔旦訖役于明年二月之望脩廊廣廈聳飛跂翼
名齋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以其前挹紫芝之峯扁曰
紫芝書院蓋前所未有也財不費于官斂不及于民增
弟子員又廣田疇以豐其儲舉郡之士歡奮感勵咸請
記之公學有家傳伯仲競爽且素號博洽富于文詞不
以自有乃列致郡博士暨學職諸生三百餘人之請貽
書以屬于鑰顧年侵氣索何以承命勉為之言曰諫議
此舉固已甚偉當屢書以傳後若名齋之義其待學者

尤深矣是四者出于先聖之言學之大端莫過于是道
者百聖之所傳非可以須臾離不志于此則易以流遁
必至惑于異端德者誠也經之言德必以偽對之以是
決知德之為誠據此一誠可以終身行之仁之為器重
其為道遠苟能依之形于參倚之際非學之要乎德不
可言志仁不可言據藝不可言依言之各有攸當也或
謂藝成而下聖人以游言之疑其為可輕是不然所謂
藝者非如今之技藝乃禮樂射御書數古所謂六藝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卷五十四

五

也稽之禮經各有名數先王設教及人之幼少真淳未
散之時使習而熟之則身在有餘不可勝用君子未有
不兼此而能為全德者今禮壞樂亡射御號為武事數
亦不復見惟六書可傳士又罕垂意焉夫謂之小學謂
小年所當學非曰學之細也洒掃進退尚由此可以上
達而況六藝乎苟能盡力于三者而游于此則為士庶
幾于備矣學者其毋忽于名齋之義勉而進之以答諫
議之賜豈以科舉利鈍為吾儒之盛衰耶本朝庠校權

興乎睢渙嗣音乎邾鄆寶元中詔建州立學賜田五頃至慶歷四年郡邑始得立學熙寧設官分教建州首置教授一員諸郡亦未之有元豐又賜田十頃則知是邦之學國家最所屬意尤在他郡之先也或曰郡既有學而復有書院不既多乎是又不然潭之嶽麓衡之石鼓南康之白鹿皆比比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今準之百里之邑千里之郡其為學當有幾所而謂此為多乎姑誦所聞以謝諫議及多士之意若公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
卷五十四

三

餘詣學與郡博士講明經術以訓迪好學之士則諫議之任也鑰何敢贅為之辭

攻媿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五十五

宋樓鑰撰

記

麻姑山顏魯公祠記

顏魯公嘗為撫州刺史至今有南城縣麻姑僊壇記南城今屬建昌軍郡人祠公于僊都觀中曾南豐一記論公之風節備矣正平張公戒又發明邪正禍福之說尤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
卷五十五

為著明張南軒已謂無可言者于是系之以辭使祠者歌之以侑神然則後來者可無作矣慶元六年觀遭火災祠宇灰燼巨石皆毀裂大鐘亦融液不可尋而公之碑獨儼然人益敬之太學甯君居麻姑山下與觀相望慕公之為人以私財撤而新之求記于余又以李盱江麻姑山賦求宇文樞密之書余雖不識甯君而嘉其好古以扣工部尚書何公公曰此山與吾月湖山莊皆同郡嘗建一閣于觀門之西藏書萬卷餘以效李公擇山

房之舊因亦與甯氏游且促余記之魯公事業載新舊二史然得南豐正平二記而幽光發越不容贅詞獨惟公既親為僊壇記真有意于神僊之說故附會者亦衆姑以為作尉時或謂子有金骨可以為僊又謂希烈使人刺之公曰吾服殷七七丹在頂解金帶與之故得縊死而全其首領及其既死又有寄書小顏家之說皆方士之言無所取信固不必辨觀公視烈火滿坑忠憤一發徑欲投其中賊徒抹而得免當是時豈暇顧身首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正公集卷五十五

全否耶因誦平日所聞以授甯君使刊之以祛世人之惑亦不失曾張二公之本意又與盱江一賦詞旨暗合云甯君名式聚族頗衆又多為儒甯氏未艾則公之祠亦賴以不壞矣

廣德軍范文正公祠記

文正范公勲業在國史其祠于廣德則已具見于內相浮谿汪公之記茲以祠宇久圯不修從弟鏞以嘉定二年為郡博士撤而新之求記于鏞語之曰文正公盛德

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在立志不苟而已耳方在貧約則朝暮甘蠶粟之味既已富貴則子弟均布帳之清在海陵為一倉官而築海隄數百里在桐川為一獄掾而所立已卓然如此一馬微矣居則鬻以養士去又鬻之徒步而歸其跋乞米帖云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者歟又有家書云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公之所存類如此此其所以大過人者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欽定四庫全書

文正公集卷五十五

勇士不忘喪其元公之自處直欲追古人而友之故其見于行事亦非今人所能及也學既奉公之祠則為士者無徒慕公之名位當求其所以致此者鏞既為推公之所以致此者而為之記又因以勉吾弟與吾黨之士鏞雖老尚當相與思古人與稽之義云

鄞縣經綸閣記

始慶歷七年荆國王文公宰明之鄞縣元祐中縣治建閣以紀遺愛名曰經綸肖公之像而祠其下俯仰百餘

年間嘗再興于紹興淳熙而又廢壞紹熙五年知縣事
莆陽吳君泰初新之起于三月戊寅踰月而訖工舊觀
復還而有加焉求記于郡人樓鑰鑰以史牒攷之公為
縣時世當承平公方讀書為文章率三日一治縣事垂
意斯民為之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
息以賞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又刻善教方立縣
門外邑人便之此相業之權輿也公之于鄞厚矣觀經
游之記皆為農田而行歷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

欽定四庫全書

攻雅集
卷五十五

四

爭事而遂歸上書外臺極論浚河捕鹽利害則公之為
政可知詩文之傳于世為鄞而作者班班也鄉有五先
生鑰之五世祖及王公杜公皆與之定交是以教化興
行學者競勸後有憶鄞及憶東吳太白山等詩則又知
公之戀戀于鄞也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于鄞
者推廣之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之在鄞則天
下豈以為病哉天下雖病之然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
也故尸而祝之以至于今若吳君可謂知務矣政成且

去如始至然一新縣樓出于人之樂輸以其餘材又為
此舉蓋將以表先正仁民之效慰父老甘棠之思而示
後日循吏之勸一舉而三善具非直為是觀美而已也

定海縣淮海樓記

慶元五年十月甲戌慶元府東海縣淮海樓成主簿陳
君廣孫求記于余問樓何以名曰秦公少游初筮之地
也舊有此樓碎于建炎兵火至是始得再作退而攷之
國史有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于文集則

欽定四庫全書

攻雅集
卷五十五

五

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目所不接
不可得而攷矣公受知于東坡王荊公本欲以大科發
身俯就進士舉實與先祖少師同在元豐八年丙科家
藏小錄淮海獨掌牋表蓋其布衣時名已重矣然亦不
聞仕鄉邑之詳謂公鄙夷吾鄉而不一語耶則公所
至必有詩文不應于此獨爾頃游括蒼公之故迹班班
可見水邊沙外之詞後人作為鶯花亭登臨賦詠猶使
人想見風度樓今在簿領官舍余未及登也聞其東望